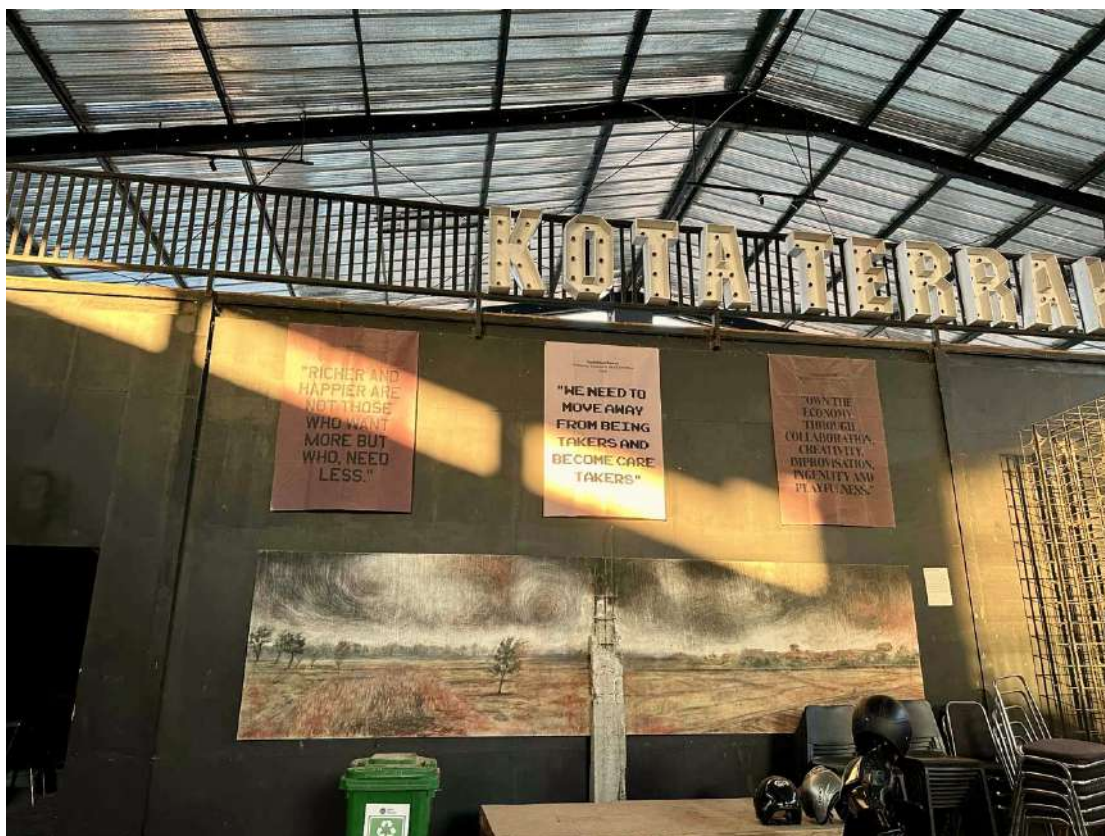


從台灣劇場到印尼穀倉——在卡塞爾遇見全球南方以後
國藝會海外藝遊專案：黃郁晴成果報告書



"RICHER AND HAPPIER ARE NOT THOSE WHO WANT MORE BUT WHO, NEED LESS."

"WE NEED TO MOVE AWAY FROM BEING TAKERS AND BECOME CARE TAKERS."

*"OWN THE ECONOMY THROUGH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IMPROVISATION,
INGENUITY AND PLAYFULNESS."*

走進 JaF 迎面而來的三句話，這確實是我認識的他們，但還有更多是話語說不清的.....

【藝遊動機】

劇場，是一群人做好一件事，其中導演一職必須整合各個部門，保持大家往同一方向前進；導演是充滿決策、需要決斷力也講求效率的高壓工作，每個技術點的準確都是為了達到劇場藝術的總體效果。然而我的本性是緩慢拖沓、不那麼擅長社交且喜歡獨處的，因此總需要藉由悠遊在其他藝術領域，去體會不同生命情狀與節奏，方能維持平衡。

2020年，我曾在工作與排練之餘至台大音樂所，以旁聽生的身份全程參與「中爪哇樂舞文化與實踐」、「巴里島甘美朗樂舞文化與實踐」兩門課程，在日惹舞蹈家 Anastasia Melati Listyorini 和王櫻芬教授、劉亦修助教引領下，學習宮廷舞 Sari Kusuma 完整動作與演奏甘美朗樂曲，並於學期末參與共同呈現。

與王櫻芬老師結緣自大學時期，當時就接觸過甘美朗音樂，並為之著迷，很希望能再次深入學習；而這一回也認識了來自日惹、在北藝大就讀博士班的舞蹈家 Melati。日後，我也推薦 Melati 至戲劇系開設「多元文化表演藝術」，希望讓戲劇系學生體驗到不同於平時充滿爆發力的身體經驗，在沉、緩的動作質地中體會表演者如何在表演當下「向內在觀照」。

除了音樂所的兩門課，那時我還修習了另一門由心理系開設的「身心中軸覺察與正念」，在以測量、分析為主的台大心理系開正念課？這可以說是某種「怪力亂神」了吧？——不，當然不是的。沒想到這些不同的相遇都不約而同提到回歸中軸以及藝術的本質；奇妙的命運，讓單純的旁聽串接起我重新審視劇場「老本行」的契機。

兩年後，2022年在兩廳院駐館期間，得知一直很想去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展此次策展團隊是來自印尼的 Ruangrupa，我在行前找資料、做功課的過程中，對於其策展理念「Lumbung（穀倉）」感到非常好奇。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如何一起合作？這不正是劇場工作之現場嗎？尤其這些年劇場經常欲處理各式議題，無論是性別、永續、人權，積極以藝術和社會對話，不過這與實際面對現實問題仍然有所不同。

回想起 2009 年至歐丁劇場看見團隊所有人與當地社區的關係，深深感受到那樣的追求在資本與商業運轉下是愈來愈遙遠了；同時間我也對於周遭夥伴都被捲入一個又一個製作期感到疲倦與質疑。那時正值疫情尾聲，「慢製作」的概念被提出，準備期確實被拉長了，但是不代表人變得更有餘裕，反而「自動自發」焦慮地在更長的工作期當中塞入了更多的待辦事項。

那次旅程令我受到強烈的衝擊，不只是 Ruangrupa 不以策展人自居，而是讓大量藝術團體在卡塞爾生活、自治、共享、合作，讓交流自然而然地發生，所帶來的真實、有機以及不可避免的混亂。同時間，Taring Padi（稻米之牙）作品〈人民的正義〉引發嚴重反猶爭議而德國政府竟對藝術節展開政治施壓。當時我住在一個由台灣人與德國人組成的家庭，他們的家是一座河邊的城堡，跨文化的衝突應如何面對、溝通與試圖解決？在那棟擁有百年歷史，也讓我們三人得以安住的城堡中，我們談論著此事。

除了 Documenta 15，中途也安排去威尼斯雙年展一趟。第 59 屆對我來說獨具意義，因為策展人 Cecilia Alemani 在 213 名藝術家中，將女性藝術家比例推至八到九成——沒有辦法確定數字，是因為當中一部份藝術家不以二元性別定義自我。然而在拿破崙花園裡，藝術仍以國家為單位，各國將最能代表自身文化國力的藝術家作品放入國家館展示。相較於卡塞爾打破界限的自在生長、威雙主展場軍械庫的超現實流動，綠園城堡的歷史又提醒了我框框無所不在。

在卡塞爾期間，大部分的時光我都是一個人從早走到晚，其實當時我身體嚴重不適，但實在太想把握那裡的一切，所以我把幅員不算小的數個展區幾乎全部慢慢逛完。某天意外在一個大展區 Hübner Areal 經過 Jatiwangi Art Factory（加帝旺宜藝術工廠，簡稱 JaF）的基地，他們正為成員慶生，邀請每位路人用自己的語言為他唱生日快樂歌，場面非常熱鬧，一頭霧水的我也唱起了歌，因此結識了 JaF 的創辦人 Arief Yudi。

Arief 為我導覽他們的基地，後來我更是和 JaF 的大家在毫無計畫的閒適中一起跳上火車、散步探險。直到夜幕低垂，來到城市邊緣的一個小聚落，走進當地的酒吧跟在地人聊天，路邊，大家排成各種好笑隊形對自己的影子拍照。他們總共六男一女，整個過程他們都說著自己的語言，而我不用聽也不用說，只需要感受。回想起來，這樣莫名的信任毋寧是脆弱的、是危險的，也更明白不因任何理由目的而純粹地相聚，為何儼然變成是這時代最珍稀的生命經驗，書寫至此都還是紅了眼框。

經過這些年與印尼斷斷續續的緣分連結之後，我盼望能夠親身踏上印尼的土地，動機一方面來自於對傳統樂舞有了一些些認識，表演者「半眼內觀」的狀態教人神往；另一方面則是想跟在地藝術團隊建立關係，正如文件展上一句知名的宣言“Make Friends, Not Art!”是的，先交朋友，再談藝術吧！交朋友的過程本身，又何嘗不是一種藝術？直到在西歐的德國卡塞爾，我才遇見印尼、開始理解「全球南方」，這絕對是個意味深長的錯置；這次不如就直接走進去印尼，且行且思考台灣與全球南方之間的關係。

【計畫摘要】

關於本計畫「從台灣劇場到印尼穀倉——在卡塞爾遇見全球南方以後」，對於印尼最初的接觸，是來自於至台大音樂所旁聽學習甘美朗與宮廷舞，至於起心動念到印尼去，則是源自於 2022 年獨自前往德國卡塞爾文件展所感受到的跨文化洗禮。

傳統與現代，兩者之間仿若相距甚遠，然而確實是自己一路上認識印尼的兩種途徑。直到出發前的各種聯繫，行程漸漸有了一些輪廓，如此兩極的傾向愈發明顯，而我也欣然接受這樣冥冥之中的安排：一個半月的時間，前三週會以觀察員的身分，觀察臺灣舞團在日惹、梭羅兩地排練並演出宮廷舞蹈絲琳碧與貝多優；後三週則作為一位參訪者，拜訪爪哇島上日惹、加帝旺宜、萬隆、雅加達等地之當代藝術團體。

印尼是名符其實的千島之國，此行雖然只聚焦在爪哇島，但東西向狹長的爪哇島面積有臺灣的四倍大，在一個半月的時間當中東西橫行到處踩點，一共換了 19 個住所，確實有些瘋狂。不過這也可說是此行的某種策略，相較於單點長時間的蹲點深挖，這次的「走馬看花」算是有意為之，最後也的確達成某種相當魔幻的效果——當我在皇宮、市井之間穿梭，和藝術家或非藝術家交流，進而接觸到不同地域、經濟條件也落差極大的各種階層時，我更能看到全貌，卻也因此深知我看到的總還不是全貌。

此外，整趟行程，不單只是所謂的舊與新之間，也在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之間有時跳躍、有時模糊了界線；期待遊歷、穿梭在雙重兩個世界間的自己，能夠對印尼爪哇的文化歷史演變更直接產生鮮明的意識。當然，這也和我最初嚮往成行的慾望有關：在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臺灣現代劇場所感受到的疲憊，是否有可能在印尼當代藝術團體所搭建的穀倉中獲得啟發？甚至療癒？

最後 46 天的足跡其實和預定舞步有所誤差，例如突然置身數百公里外島之極東，和素昧平生的一家人公路旅行，那絕對是「最不藝術」的一週，卻也是最落實穀倉精神的七天——“Make Friends, Not Art.” 正如 JaF 的創始人在行前告訴我的那最真實的謊話：「先來就對了，然後妳就可以去任何地方。」

關鍵字：甘美朗、宮廷舞、當代藝術團體、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穀倉

Keywords: Gamelan, Court Dances, Indonesian Art Collectives, Documenta 15, Lumbung

【計畫執行概述】

2025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31 日，我在印尼爪哇島上「橫行」：離開中部的日惹（Yogyakarta）、梭羅（Surakarta）兩座古城以後，竟一路殺到了最東邊的外南夢（Banyuwangi）；再往西回到日惹，用力體會日惹藝術節（ARTJOG）大型藝術盛事的魅力。接著開始往西走，來到爪哇文化（Javanese）與巽他文化（Sundanese）的交界處井里汶（Cirebon），馬不停蹄再往西行，落腳加帝旺宜（Jatibarang）之後，也擴大範圍至馬賈倫卡（Majalengka）幾個村落實地走訪。再往西是萬隆（Bandung）這座重要大城市，最後終於抵達繁榮的首都雅加達（Jakarta）。移動距離將近 4000 公里，共拜訪 3 座皇宮、6 處古蹟寺廟、12 座博物館/美術館、12 個藝術空間、12 座劇場、2 所藝術大學以及 4 個文化聚落。

【行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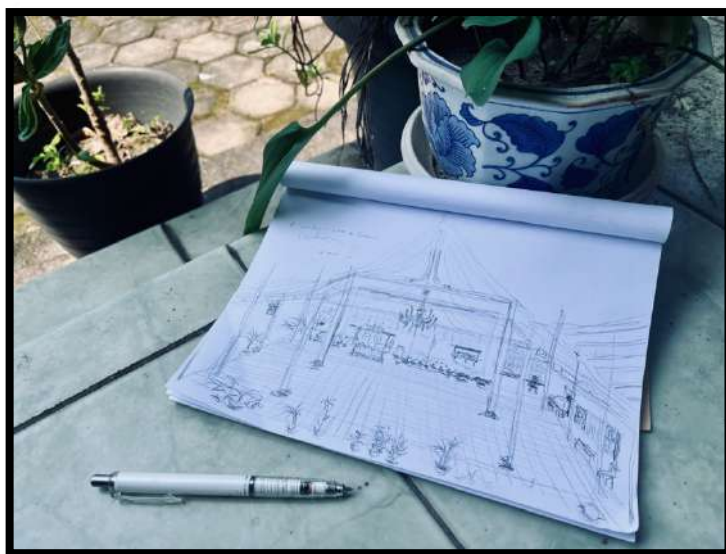
爪哇島東西向移動 6/16-7/31 (2025)	
6/16 – 6/25	中爪哇：日惹 Yogyakarta (Jogja)
6/25 – 7/01	中爪哇：梭羅 Surakarta (Solo)
7/01 – 7/07	東爪哇：莫佐克托 Mojokerto & 外南夢 Banyuwangi
7/07 – 7/21	中爪哇：日惹 ARTJOG
7/21 – 7/25	西爪哇：加帝旺宜 Jatibarang
7/25 – 7/27	西爪哇：萬隆 Bandung
7/27 – 7/31	西爪哇：雅加達 Jakarta

【參訪之地點或機構（按時序）】

城市	日期	名稱	類型
日惹	6/17－6/25	Pendopo Art & Culture	私人演藝亭
	6/17－6/22	Tejo Bagus Sunaryo 住處	甘美朗學習場所
梭羅	6/20、6/28	Keraton Surakarta Hadiningrat	梭羅大皇宮
	6/27	House of Danar Hadi	蠟染博物館
	6/27	Sriwedari Wayang Orang Dance Theatre	哇揚翁劇院
	6/28	Gong Center (A GONG REJEKI)	甘美朗製作工坊
	6/29	Candi Suku	印度教神廟古蹟
	6/29	Kemuning Sky Hills	高空觀光景點
	6/29	Candi Cetho	印度教神廟古蹟
	6/29	Candi Kethek	印度教神廟古蹟
	6/30	Pura Mangkunagaran	梭羅小皇宮
	6/30	Triwindu Antique Market	古董藝品市集
莫佐克托	7/01	PAY Al Muqorrobin	孤兒院
外南夢	7/03	Baluran National Park	國家公園
	7/04	Taman Gandrung Terakota	表演文化園區
	7/05	Pulao Kemuning、Pulao Bedil	離島群
	7/06	Pabrik Pengolahan Biji Kopi	咖啡歷史園區
莫佐克托	7/07	Candi Tikus	印度教神廟古蹟
	7/07	Candi Bajang Ratu	印度教神廟古蹟
	7/07	Buddha Tidur Mojokerto	佛教寺廟
日惹	7/09	Vredenburg Fort Museum	印尼獨立博物館
	7/11	Borobudur	世界遺產
	7/12	Tirtodipuran Link Buiding A & B	藝廊
	7/12、7/13	Ruang MES 56	藝術團體與空間
	7/12、7/15、 7/18、7/20	ARTJOG (Jogja National Museum)	日惹藝術節 (美術館、現代劇場)
	7/13	LIFEPATCH	藝術團體
	7/13	Museum Batik Yogyakarta	蠟染博物館
	7/13	ACE House	藝廊

	7/14	Papermoon Puppet Theatre	偶戲劇團
	7/14	Jalan Kasongan	手工藝品街
	7/15	Garasi Performance Institute	戲劇組織、劇場
	7/15、7/19	SURVIVE ! Garage	藝術團體與空間
	7/16	Indonesia Institute of the Arts Yogyakarta (ISI Yogyakarta)	日惹藝術大學
	7/16	Pasar Klithikan Sentir	跳蚤市場
	7/17	Cemeti - Institute for Art and Society	藝術團體、藝廊
	7/17	Kunci Study Forum & Collective	出版組織
	7/17	Kedai Kebun Arts, Plants & Kitchen	餐廳、藝廊
	7/18	Sarang Building Block I	藝廊
	7/19	Bale Banjar Sangkring	大型藝廊
	7/19	Galeri Lorong	藝廊、咖啡廳
	7/19	Padepokan Seni Bagong Kussudiardja (PSBK)	現代劇場
	7/20	Karaton Ngayogyakarta Hadiningrat	日惹皇宮
	7/20	Museum Sonobudoyo Unit I & II	爪哇文化博物館
	7/20	BOLO SPACE	藝術空間
	7/20	TOS! Art Book Shop & Library by SOKONG	書店 & 出版組織
加帝旺宜 馬賈倫卡	7/21	Jatiwangi art Factory (JaF)	藝術團體與聚落
	7/22	Sanggar Tari Sekar Laras	傳統舞蹈劇場
	7/23	IMAH KAPUTREN	社區組織
	7/23	Bale Budaya Kaputren	社區劇場
	7/24	Perhutana	森林
	7/24	Cibogo Kadugede Kuningan	傳統文化村落
萬隆	7/26	ISBI Bandung	萬隆藝術大學
	7/27	Gelanggang Olah Rasa GOR	藝術團體與聚落
雅加達	7/28	Gudskul	藝術團體與空間
	7/29	Komunitas Salihara Arts Center	大型藝術中心

【日惹之一】



明明是第一次來印尼，也是最初待的地方，甚至還待了整整十天，
在日惹的郊區，日日往返於練習宮廷舞的演藝亭與學習甘美朗演奏的場地，
怎麼，我卻還在一個失語的狀態。

沒辦法放任何一張照片，放自己離開前的素描，大概是唯一的方式吧。
關於事件，都寫在〈走出皇宮之路——從排練室到寢室的文化體驗？〉裡了，
還有必要，或還有可能，再開啟對話嗎？還需要多少時間？

【梭羅】



梭羅的民宿拯救了我，卻也某種程度再次摧毀了我。

在標榜如家庭的「一家人」面前，這裡，似乎是個最好的避難所。

但最後卻演變成過度的熱情、炫耀、小小的謊言還有不實的價格。

在 Rifat 的機車後座，無止盡的陡坡讓我意識到生命不得已被交付的窘況；
躲避 Wahyu 緊迫盯人的來電與訊息的時候，我不懂自己為什麼要有罪惡感。

在我努力劃清界線與設法擺脫的同時，我緊緊抓住每一次獨行的機會，

試圖釐清在日惹的鄉間與梭羅大皇宮所感受到的各種不平等。

在蠟染博物館、在小皇宮，我盡可能地使導覽人員與我「真正對話」，

英文流利的年輕人，他們怎麼看性別？怎麼看階級？

離開梭羅時，收到的簡訊是：「我會永遠記得妳。」

但我只想記得甘美朗製作工場裏的高熱，只想記得臨危授命載我去參觀的人
說：「妳知道它美妙的聲音，也應該知道當它被製造時的噪音。」



【外南夢】&【莫佐克托】

因為在民宿認識了一家四口，一對夫妻和他們的兩個兒子——說是認識，其實也不過就是和早起的女主人在公共空間說上了幾句話，亟欲逃離皇宮、民宿又暫時還行程不明的我，下了一個更大膽的決定：

獨自搭上火車，到幾百公里外的莫佐克托投靠他們。

在火車上，因為行李箱太大只能放在車廂與車廂間，差點被拿走。

到了莫佐克托，我被女主人的「部下」載到一家孤兒院參加募款活動。直到打字的當下，現在，我都還是覺得太過不可思議，但這真的不是電影。

我就這樣認識了莫佐克托公證人協會主席 Febry，

這樣和他們一家人展開五天外南夢的家族旅遊，也是公路之旅。

第一天就開了足足 12 小時的車。

據說，由於替代道路發生火災，主要幹道塞得動彈不得。

男主人把握每一次可以衝刺的路段，我的印尼場景跳接成《俠盜獵車手》。

馬路上的線，僅供參考——「我方」與「對向」的概念並不存在。

如果再加上雙邊路肩，車子快速在「四個」車道上切換，

閃過這輛大卡車，下一秒另台車迎面而來。

車上有他們的孩子，以及，還沒有出事，我只能憑這兩點判斷：沒事。

隔天，Febry 在車上大聲朗讀新聞，她向我解釋：

昨晚我們不是有經過可以搭船去峇里島的港口嗎？

船沉了，很多當地人失蹤了，還在打撈。

除了天災人禍，Febry 還跟我聊她的家族史、印尼地理、曾經的反共、排華、官方語言如何統一、與馬來西亞語言的關係、流行音樂、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峇里島離譜的物價、哪裏不養狗、哪裏不吃牛又哪裏不吃豬……還有「212」。

我甚至還跟 Febry 的媽媽、妹妹講了視訊電話。

第三天，我對伊真火山（Ijen）實在太過恐懼，甚至還在他們全家人面前哭了。

哭完之後，或者說有辦法「放棄」、有辦法「承認」自己的無能之後，雖然輕鬆許多，卻也難以不沉溺在「可惜」、「不勇敢」的念頭漩渦。

在爪哇島最東邊原來也有個「綠島」，於是我跳進了蝙蝠洞。

游泳。是啊游泳。在印尼游泳是一大樂事。

這一週，我不想放任何照片。

未來有一天，等他們的小兒子 Marcel 大了，他可能會對於某年夏天的家族合照感到困惑——他們全家出遊總是穿同款同顏色的 T 恤——「這個人，是誰？」大兒子 Alex 恐怕還是會擺出生無可戀的一號表情，白眼他：「YC，是 YC。」

【日惹之二】

Ruang MES 56

出發前，詢問幾位熟印尼當代藝術圈的朋友，大家不約而同提到 MES 56，於是我記住了這個名字，決定無論如何這都是帶著高粱去拜訪的第一站。

MES 56 也的確成為在日惹的定心丸。

那份足以定心的能量，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創團大男孩元老 Rangga。



第一次去的時候還只是打招呼，該分掉的「臺灣特產」很快就一掃而空。

Rangga 導覽空間，主要是攝影的部分，

空間沒有補助，下一次攝影節也還不知道什麼時候。

除了攝影暗房、儲藏室，在展覽空間意外發現正進行的個展是在卡塞爾就看過的作品，這回日本藝術家栗林隆的木作攤車運上了默拉皮火山（Merapi）。

我在 56 漆黑密閉的放映室裏被蚊子圍攻，雙腿至今仍是紅豆冰。



第一回合，幾個正好都在 56 聚集的臺灣人、印尼人、荷蘭人都要去 ARTJOG，我們就一起搭計程車去。離去前得知隔天晚上有放映會派對，承諾再來。



原來一樣因為 ARTJOG，柏林錄像藝術家 Agnieszka Polska 和澳洲聲音藝術家 Nathan Gray 都在此地，很自然地就在這裡舉辦了短片作品放映會，影片播完開始吃東西、放歌、party time，藝術家出錢，MES 56 提供場地與包辦食物，徹夜的活動來了不少人，感覺都是常來的老朋友。



第二次有機會更仔細地逛整個空間，看到其中一角掛滿 MES 56 曾經的落腳處，照片與平面圖，二十三年歷史全都在這裡了，有空間，才有人。幸運也有機會和 Rangga 在二樓深聊皇室故事/事故，面對對的人、態度堅定的人，我正常對話的能力似乎終於恢復，就此在原先的計畫外踏上了復健之路。



ARTJOG



「來日惹是因為要去 ARTJOG (日惹藝術節) 嗎？」
好幾次被問到這個問題，第一次被問到時甚至不知道自己到訪期間有這活動。
老實說，原先我不明白 XX 藝術節為何有這麼重要？但後來在日惹實際感受——
它真的 超。重。要。的。

但展覽本身並不是我想提的重點（展覽沒有不好，展覽很好）
而是 ARTJOG 連動到日惹各個藝術空間活化，同步出現各種（國際）串連活動！
美術館外的公共空間也是我最喜歡的部分，人們真正聚此消磨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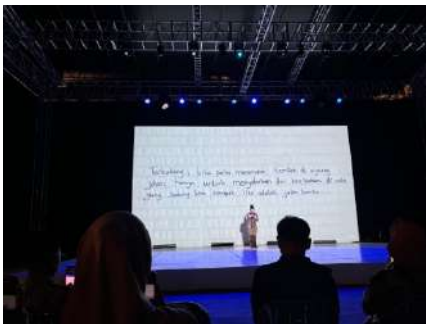


在日惹的夜晚，不知道去哪兒，就去 ARTJOG。
 因為每個晚上在戶外舞台都有免費的演出，
 是我有限時間內掌握日惹表演藝術概況的途徑。
 此外，他們官網的 archive 也做得相當即時且完整。

第一次拜訪完 MES 56 的夜晚就來這裡
 聽 Tralala Blip 的音樂演出。
 這個由一群神經多樣性音樂家組成的團體，
 和背靠背劇團一樣都來自澳洲。



Anonimime
 帶來一齣關於「夢想」的默劇。
 從小孩、少年，再到中壯年，
 人漸漸被現實打敗、收編……
 狀似老掉牙的劇情，
 但看得我超級感動。
 因為和現實太近了，拳拳到肉。
 衷心希望臺灣能邀演這個劇團。



年輕女編舞家暨舞者 Noverina Rahma Saputri 的作品〈Sub-Ordinat〉，從「蹲姿」出發，批判宮中女性從實際身體姿態到心靈文化意義上的從屬地位。
 感謝還在梭羅唸書的她的勇健，讓我得以從另一個角度回望那段經歷。



Papermoon Puppet Theatre



一直都知道 Papermoon，實地探訪後，果然是一個夢幻到不行的地方！
想起還在臺灣時，聽囡仔人說她們在這裡駐村時有多興奮；
也想起在利澤簡老街拜訪無獨有偶，聽嘉音導覽利澤國際偶戲藝術村的氛圍。





Papermoon 創立於 2006 年，明年也要迎向 20 週年了。

創辦人 Ria 說，當時他們是第一個現代偶戲劇團，前無古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但後有來者，如今受他們的影響或培育，其他現代偶戲團也開始成立。和 MES 56 不同，這裡的土地是買的，建築物也是 Ria 的哥哥設計建造的。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認定：「這是要做一輩子的事」。

和 Ria 聊了很多，她談到當時自己與夥伴都不是科班出身，接觸到表演藝術時她意識到自己不喜歡直接面對觀眾表演，或是作為導演，也不喜歡指揮、命令演員表演，後來她找到了偶、找到共創的模式，才能自在創作。心有戚戚焉。



到訪時，Papermoon 才剛結束六月在新加坡的國際巡演，回來不久；

幾天前這一期的三位駐村藝術家也剛做完呈現，那一天他們正在打包，想辦法把自己在這裡製作的大偶拆裝，塞進行李箱。

兩位團員閒散地準備著即將在火山爵士音樂節進行的演出。再一兩天他們就要出發至布羅莫火山(Bromo)，那是一個結合當地農村故事的 site-specific 創作，他們會使用先前以日本農民來發想的偶，祖孫二人就要在異地重獲新生。很感謝年輕團員帶著我做了一些練習。

Garasi Performance Institute



準備前往拜訪 Survive! 的路上，發現經常查詢到的 Garasi 就在旁邊。於是在沒有事先聯繫的情況下走了進去。很幸運他們正在為下週的演出排練，也很幸運遇到資深團員 Sita，從她的口中瞭解到這個老字號戲劇教育組織近期的改組過程。從最年輕，到現在已成其他年輕劇場人的導師，她繼續看顧著正在發生、即將首演的排練。

SURVIVE ! Garage

因為在 Papermoon 的時候，向 Ria 問起從 Google Maps 上看起來不遠的 Taring Padi，才知道其中成員 Bayu 自己的空間 SURVIVE! Garage。趕緊用 Ig 聯繫，Bayu 告訴我，他們當晚正在為下一個展覽佈展，很歡迎參加隔天的開幕活動。新個展的藝術家是 Rachmad Afandi，因此也得知他即將啟程臺南駐村一個月。



夜裡，這個路邊的「藝術車庫」，不知不覺就湧進了三十多人，開幕會一點都不馬虎，主持人、藝術家本人、受邀講者都慎重地說了許多，我開啟 Google 語音翻譯盡力跟隨著。展覽外，陳列販賣著 T 恤、版畫複製品，正是卡塞爾展場熟悉的風格——

我因此能認識到 Bayu Widodo 和他的伴侶 Fitri DK 的作品。





結束第一次造訪 Survive! 的行程，意猶未盡，沒想到很快地 Bayu 就傳訊過來通知我，他們即將有一個走在街區中的藝術社群導覽活動，很想再過去一趟的我當然一口答應。從宣傳頁面上的地圖，我拼湊出路線大概共 5 公里的資訊。

準時抵達，但實際開始是一小時後，每個人都會告訴你「現在出發太熱了。」但沒有人解釋為什麼不把集合時間訂在真正預計出發的時候。這是日惹日常。或許那一個小時、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的等待，真的就是為了單純的聚集；更奇妙的是，在真要出發的那一刻以前，會有一大群人心有靈犀地聚攏過來。

這可能是我參與過最奇妙的「走讀」了。（不久後發生在臺灣的荒謬政治活動並不算）沒有人發什麼資料，沒有人好似應該要定點停下來負責解說些什麼，只有人時不時拍照錄影。大家就這樣往前走，就看、就聽、就聊天、就呼吸。從下午走到黃昏，天色變化，路邊的雞在看，田裏的孩子放著風箏。

Survive! Garage 作為起迄點，結束前大家一起拍張大合照，在 Galeri Lorong 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又一個展覽開幕，大家四散，彷彿這邊就已經結束了。再次看見從另個地方開幕歸來的 Bayu，他想必是那群年輕藝術家的大家長吧，我終於有機會和他聊聊，在卡塞爾發生的事，我感覺到他的悲傷。



Cemeti - Institute for Art and Society

人際網絡在藝術日惹是這樣連連看的：出發前有人和我說可以去 Cemeti 走走，而我在 Papermoon 時因為 Ria 認識了 Bayu，走進 Survive! Garage，看到很多作品來自 Fitri DK，沒想到 Cemeti 正舉行 Fitri 的第一次個展。走進 Cemeti 又遇到 MES 56 的 Rangga 和一位 Survive! 新個展開幕活動時出現的貴賓(?)在聊天，原來他是 Cemeti 的總監 Dito Yuwono，也是他推薦 Rahmad 到臺南去。



我非常喜歡 Fitri 的作品，源自於抗爭，那些把雙腳浸入水泥的媽媽們，還有大地母親。要說這趟有什麼小小遺憾，大概就是沒能見到剛好不在印尼的她。

LIFEPATCH



連連看一直在發生。

出發前夕，臺灣友人幫我和 LIFEPATCH 的 Geger 牽線，我們約了某天一大早；到預定見面前，我發了訊息給 Geger，才發現他到火山上參與連續幾天幾夜、來自世界各地的傳統表演藝術節了。Geger 忘了這個約，但他更懊惱的可能是怎麼忘了告訴我也可以去參加那個藝術節，比山下的更值得看。但沒有關係，至少還有 Nopel 在。Nopel 顯然剛睡醒，我們沒人知道到底為什麼約這麼早？而且那個約的人還不在。Nopel 一邊介紹一邊慢慢醒來，地方頗大，Nopel 反覆說著：「不好意思，現在真的太亂了。」這自然也是 Collective 的一個面向。印象最深刻是走上二樓天台的時候，腳下踩著臺灣藝術家們當時來這裡和他們一起建造的階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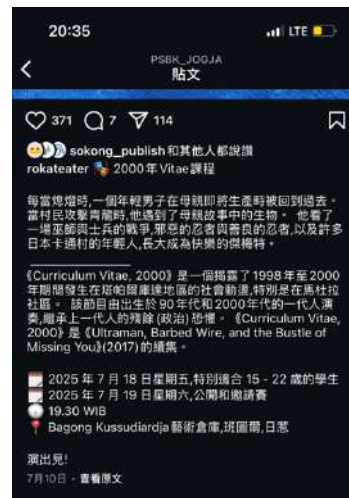
Kunci Study Forum & Collective



連連看，一直在發生。最後我終於在 Cemiti 約到了 Geger。有他帶著，才終於打開「Kunci」這把鑰匙，認識 Acong。此前無論我怎麼聯繫 Kunci 都無回應。Acong 說他們年初因為銀行被駭，二十五年積蓄歸零。我看起來比他還激動。

再說回 Cemiti 的另個展間正以開放工作室的形式對外開放，駐地的是 MES 56 第一晚見過的 Wok The Rock，他也連到 Kunci，更太晚發現也連到 Senyawa。

Padepokan Seni Bagong Kussudiardja (PSBK)



差點錯過這個演出，因為翻譯了半天，還是無法想像雞、忍者、馬都拉島究竟有什麼關係。好險在 Survive! 走讀前等待的那一個小時和開幕會上的女主持人 Wanda 聊天，她大推，也幫忙聯繫了怎麼買票之類的事宜，才好險沒有錯過。這應該算是形式最接近臺灣現代劇場的一部作品，劇名 CV 2000 點出處理的是東爪哇 2000 年出生這一代面臨的轉型正義問題，力道強勁，拜託誰趕快邀演！

TOS! Art Book Shop & Library by SOKONG



日惹的最後一晚，決定冒險走路到 BOLO SPACE 去，雖然相較於印尼其他地方，日惹已經是相對好走的城市，但仍然不容易。走過去是為了逛 TOS! 藝術書店，剛好遇見已來這裡多日的新加坡小誌創作與研究者 Pixie Tan，交流了一下。也認識老闆 Pras，跟他聊起前一晚看了 CV 2000 非常喜歡，他推薦店裡有編導 Ridho 寫的攝影散文集，「那有可能買到劇本書嗎？很苦惱當下都聽不懂！」他說和 Ridho 曾經一起待同個劇團啊，立刻幫忙聯繫，後來劇本由他快遞到了飯店——藝術日惹的連連看，持續發威中。

Indonesia Institute of the Arts Yogyakarta (ISI Yogyakarta)



不是很想透過官方模式聯繫，所以某天早上我就直接搭車到了日惹藝術大學，先在美術系、商業設計系、室內設計系逛學生作品展，後來在傳統音樂系老師協助下找到戲劇系系辦，直接向系辦的 Silvia 老師表明我來自姐妹校 TNUA，透過簡單的訪問，瞭解到雙邊學制的不同之處。

正值暑假，但剛好有新加坡學生來這裡進行短期課程，於是 Silvia 老師帶我到他們的實驗劇場參觀，學生們正在學習甘美朗與傳統舞蹈的情景。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不需要走所謂的正式流程，沒有必要打斷、沒有必要介紹，學生們練習的練習、休息的休息、聊天的聊天、打鬧的打鬧，我再自己悄悄地離開。



【加帝旺宜】

Jatiwangi art Factory



爪哇除了前十天的失語，
這裏，JaF，進到最困難的一個章節。





第一日，入住貨櫃屋，設法安頓下來。
隔天到製陶工作區，Aldizar 教大家做陶笛 ocarina。
我做了兩個，聲音都響亮。最後卻下落不明。



因應新總統的免費營養午餐政策，JaF 也被徵召作為中央廚房之一，
到達的時間恰巧是開工日，這裡每天要供應給幾千名學童，我也試吃了一份。

Sanggar Tari Sekar Laras



或許是作為補償？我不知道。溝通上產生的連連小誤會，Arief 和 Jai 突然
驅車載我去一座隱藏民宅間的傳統劇場，看大師帶他年紀還很小的女兒練舞。

IMAH KAPUTREN

LUMBUNG DAYA KAPUTREN **Kaputren** **JKW Jejarang Kemakmuran Warga KAPUTREN**

SILANG BUDAYA

Budaya Sosial Ekonomi Pemerintahan

RABU
23 JULI 2025

Jam. 15.00. - 22.00
Saung Indung Kaputren

Kampung Kaputren Indonesia

Taoyuan - Taiwan

Nara sumber
Jasmien
Lurah YAYA
Amien Halimi

Baturkanda
Mang Fajar Shidik
(Anggota Dewan)
Wa Dedi Kijoen
Baba Arief YR
Ketuf Aminudin

Pertunjukan
Lovie Topeng Sintren GP **Oprek Bambu Kaputren**



回到臺灣後，我一直暱稱這裡為：臺灣村。

第三日，我們開了一個小時的車，來到這個村莊，聽見熟悉的中文，臺灣腔。

Arief 說不能遲到，因為他要講話。最後卻是臺灣人被安排拿起麥克風。這個村落很多人都去臺灣工作過，他們問我關於經濟、民生、教育許多問題。晚上有全村盛會，傳統舞蹈、魔術表演、居民戴起巨大面具，大家跳了起來。但我最在意的是從臺灣回鄉的三個孩子，他們忽然讓我看見臺灣小孩的模樣。



Cibogo Kadugede Kuningan



第四天，風塵僕僕開了兩個小時的車到古寧安，其實一直不很清楚要來參加什麼活動，下了車，先通過植物編製而成的拱門，來到一處山坡地，許多攤位，兜售傳統點心、飲料、手工藝品等，要先買村落自製的代幣，才能交易。原來，是園遊會啊。



再往上是更陡的坡，盡頭是小舞台。沿路擺著食物，像祭典、像流水席。我腦袋一直重複五個字：「全村的希望」但不是這裡，而是 JaF、是 Arief，他們需要他們來支持，他們也必須支持。



Perhutana



「我想去森林。」

「呃，那其實不算森林。」

「什麼時候才可以去呢？」

「對不起對不起，忘記通知你了。」

「你們說很近對不對？那我可以自己去嗎？」

「對啊很近，可是自己去不好欸。」

「我想去森林。」

「你想要一塊地嗎？你也可以擁有喔。」

心心念念的森林，最後一天的早晨終於成行。

Jai 走在田埂上，我沿著他走出來的路走，沒人帶還真的不行。

如果在 Google Maps 上查到 Perhutana，會顯示：「不動產投資公司」，

但其實這是一個諧音梗，一句玩笑話。

Jai 說：我們比政府力量還大。不帶任何驕傲，因為此話不假。

讓幼稚園小朋友來種樹，等他們三十歲成為父母，樹長大了，他們就不會砍。

讓賣地的農民繼續此地耕作收成，因為他們這輩子只知道耕作。

Jai 說他以前無法忍受學校，但後來懂學校只是媒介，而且他可以在 JaF 實踐。



上圖是 2022 年卡塞爾文件展第一次相遇那天。

下圖是 2025 年再次直接在加帝旺宜地盤相會。

中間經過一場疫情，結論是：我們都老了。

也聽你親口說，原來大家狀似鎮定，但我一個人跟著你們亂走很不可思議。

整趟旅程，在 JaF 的尾聲病倒了。

沒有不能睡貨櫃屋，但或許躺在地上寒氣還是太重，幾週下來終於被打垮。

慌慌忙忙逃去城鎮上唯一的飯店回血，至少洗到熱水澡。

就是這種時候，罪惡感又無端端襲來。

這趟很幸運，新加坡美術館 SAM 團隊也在，搭上一些行程，也學到一些手腕。

我天馬行空地想，好想帶學生來這裏，做永續主題之旅。

但下次是何年何月？來一趟真的好不容易。

比一個女生在德國相信你們更不可思議的是，她還真的一路亂走到了這裏。



【萬隆】

ISBI Bandung



在古寧安園遊會上，Arief 介紹我與萬隆藝術大學的女校長 Retno 互相認識。於是到下一站萬隆時，校長就邀請我觀賞他們表演藝術系的畢業公演。沒想到和日惹經驗一樣，開演時間也只是參考，對外公佈的時間會故意提早，是為了讓大家不會遲到。這場演出選擇的是印尼劇作家的作品，描述一個貧困的家庭家人之間的相愛相殺，雖然聽不懂，但大致可以明白劇情。我看得津津有味，畢竟很多地方和臺灣戲劇教育現場能互相參照。以及，雖然這場是現代戲劇，不過訪問完兩所藝術大學後，會發現兩間學校都很強調，學生帶著自己家鄉的傳統文化來，也鼓勵他們在校期間能以自己的文化進行創作。

Gelanggang Olah Rasa GOR



萬隆地勢高，只有三天時間還沒體會，但往 GOR 的路上終於有一點涼爽感覺。



和 AL 還有她的先生一起聊天真暢快，也品嚐了空間夥伴的手藝。分租的一對年輕藝術家情侶，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很棒的工作室中，此刻彼此各自正在進行的作品。



可惜停留時間不夠，也可惜不能多來幾次——這裡是來到萬隆必訪的藝術聚落！

【雅加達】

Gudskul



因為 RUANGRUPA 而來，卻是直到最後一站雅加達才到 GUDSKUL。我承認那時候已經沒力氣了。不過令人無力的似乎不只是因為逼近旅程的終點，而是雅加達驚人的交通。行前聽聞並且無法想像的「你要去的地方就在馬路對面喔，但你過不去，只能搭計程車，然後再塞車塞個半小時才到，真的很絕望」終於實地切身體會。那樣的狀況，令人哪裡也不想去，整個城市都有生無可戀的感覺。

接待我的 Alien 是視覺與表演藝術家，她臉上身上的圖案配色本身就是強烈的一場視覺表演。Alien 導覽入口處的 kuluk kuluk 咖啡、小吃攤，再往裏走是一整排可提供藝術家住宿的貨櫃房屋；走進主建物，RURU Radio、RURU Kids，樓上的大會議空間、檔案庫等等。此行仍找不到答案的那個問題“Collective 到底怎麼 cooperate?” 還是被我粗糙地問出口了，當然一樣沒有獲得答案，或者說，不在其中的我是不可能會懂的。

Alien 正在做作品，她把師傅連同他的裁縫腳踏車直接叫進工作室為她趕工，她在一旁就能立即和師傅討論，也算奇觀。午後大雨，我們等雨停，乾季下雨是怪事吧？他們一邊打開臺灣名產鳳梨酥，一邊說「根本沒有什麼氣候變遷，大自然就是這樣子啦。」





↑ MEETING SPACE



↑ ARCH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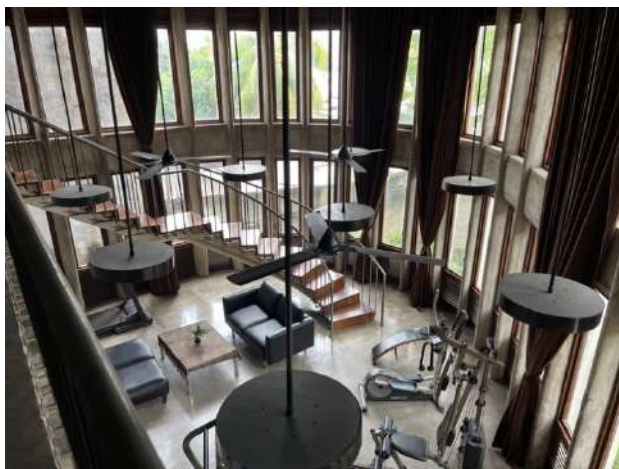
↑ RURU Shop

Komunitas Salihara Arts Center



Salihara 絕對是這趟我去過的所有地方當中，最具規模的藝術中心，有展覽空間、有劇場、有讓表演團隊住宿的房間、交誼廳，也有會議室、音樂室等等。劇場外讓觀眾休息的公共空間也讓人曠神怡，連廁所裡設置的標語都很有哲理。

很難想像這裡竟是由一群文學家、記者、知識份子私人創立。無論是建築物本身或實際運作的規模，我還是會第一時間誤以為這應該是政府公部門才有資源條件 run 下去的地方。





← 劇院自己的可愛票口

走進劇場的體感非常像
走進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大小、座位數、座位的
可變動性，還有觀眾席
與舞台之間的距離關係
都很像



Salihara 是最後一個參訪行程。
而由 Ibram 導覽 Salihara
更是完美句點。
Ibram 負責的是展覽部門，
目前正著手研究、整理 Salihara 的
表演藝術檔案庫，並復刻部分演出。
作為一名三十歲的傑出青年研究者，
Ibram 清晰的思路和談吐令我印象深刻，
希望未來有機會在劇場領域合作，
或者引介他和臺灣相關單位進行交流。

【回家的我】

讓我引用自己這段話：「感觸甚深，一來是整趟旅程由於我的東方面孔，經常會在展場中被西方人第一時間判斷屬於印尼團隊而稍加禮遇，實在奇特。二來我竟是遠赴歐洲時才認識鄰近台灣的印尼，體悟到台灣在『全球南方』的微妙位置。這在戲劇教育特別明顯，現代劇場幾乎通通來自西方理論與訓練，那麼台灣的劇場還可以是什麼面貌？這正是我這些年不斷從性別角度反思的，關於『作者型導演』是否過度集權的問題。

「印尼之於我，或許是重新學爬學走的出口，讓我將自己熟悉的導演工作模式給『打亂』；讓劇場這門藝術回歸儀式之源、讓眾人得以相聚。盼望南風吹來能引領我走向不同的藝術追尋，也期許自己能將表演藝術展開合作共創的另一種可能性帶回台灣分享。」

老實說，我還沒有頭緒，可能更困惑了，但如果沒有走這一遭，這困惑也不會如此清晰。一個半月，我瘋狂地拜訪了很多藝術空間、很多藝術家，或許我還在追索當時文件展魅惑了我的「穀倉」概念：若知識是一種農作物，我們貯存、提取、彼此分享……啊，我彷彿感受到失落的劇場精神！卻也終於明白「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個道理最重要的可能不在「攻錯」而是「他山」。台灣的土壤，終究不是印尼，開不出同樣的花來，反之亦然。





我記得面談曾被評審問起：「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的合作是非常不一樣的途徑，妳要怎麼結合這兩者？妳怎麼思考呢？」我也看到自己申請時所寫下的希望能將這次經驗轉化為「表導演工作坊」。可是印尼的藝遊唯一讓我更確定的似乎是：我真的沒有辦法再將所謂的藝術擺在最前面了，生活是藝術、吃是藝術、交朋友是藝術……如果是十年前的自己，我肯定會唾棄現在這個自己的說法——當時的我可能更傾向認為，藝術可以簡單、詩意，但最好的藝術仍在殿堂之中。「最好」是比較級的產物，我拿著什麼跟什麼做比較了？

「走讀」活動結束後沒多久，我們這趟看似漫無目的的步行，立刻被剪成一支有模有樣的短影音。我向 Bayu 稱讚他年輕團隊的效率，Bayu 說：「如果我們自己不用力記錄、保留、宣傳我們自己，誰會來做？沒有。所以我們必須這麼用力去做。」結案前幾天，2025 年 9 月 27 日，是 JaF 二十週年的生日，我滑著他們的限動，覺得印尼真的是一個「很煩」的地方——在那邊很多時候痛苦得要死，好想回家，回來以後又想念到，居然很想再回到那裡看看大家。

回顧這一趟，最始料未及的是「性別」，這原先絕非我規劃此行的重點，意外卻還是成為了大命題。我想我恐怕是避不開她了，還得再挖下去才可以。

感謝再感謝陳姿華、羅仕東、蔡明岳、林祐聖在過程卡關時給予我協助。一路上我用的是「YC」這個名字，Arief 會一直拿來開玩笑問我 “Why See?” 而我想回以 Rangga 最後跟我說的那句不算告別的話 “See you when I see you!”

【成果分享辦理之成效】

第一場：2025 年 9 月 22 日/週一早上 10:30/台北/北藝大戲劇系館 T107 教室

第二場：2025 年 10 月 3 日/週三下午 15:00/苗栗/惠風舞蹈工作室

第三場：時間未定/台北/OCAC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

第四場：時間未定/台南/不存在劇場

第五場：時間未定/台北/暗·敞 Clair-Obscur

五場分享會時間地點資訊如上所列，我期許自己能夠針對每一場設定不同主題進行分享。

例如第一場，由於舉辦在藝術大學校園內，我將會更多地去爬梳自身在臺灣的藝術教育養成歷程，才帶到此次申請海外藝遊的動機，探討關於「為何」以及「如何」藝遊，各有兩個層面：事前的選擇與規畫、旅程中實際的行動過程。

第二場到苗栗的惠風舞蹈工作室，看到從前的學生繼承家業，目前致力於客家舞蹈傳承與創新，於是我也希望能與他們分享這趟從宮廷到民間、傳統到現代諸多偶遇的舞蹈田野踏查。

第三場在 OCAC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這裡一直是臺灣與東南亞藝術家之間的重要連結據點，能夠在這個令我受惠良多的地方舉辦分享會對我深具意義。

第四場是尚未熟悉的不存在劇場，也想和這個藝術聚落及所屬群體有所交流。

第五場回到自己的空間，暗·敞，我預設自己將從性／別的觀點，意識流地，揭露此行的舒適或不舒適在生命留下的刻痕。我甚至有想過，最後一場分享會可能是一齣獨角戲，或許唯有如此才能解開某些註定失語的部分。

2025年9月22日

第一場分享會海報 @臺北·北藝大戲劇學系

【國藝會·海外藝遊專案】黃郁晴 分享會

從台灣劇場到印尼穀倉—— 在卡塞爾遇見全球南方以後



從日惹往井里汶的
火車鐵橋

46天，爪哇島上移動近4000公里

3座皇宮、6處古蹟寺廟、12座博物館/
美術館、12個藝術空間、12座劇場、
2所藝術大學、4個文化聚落……

在印尼穀倉裡，企圖找尋失落的劇場精神？
—關於如何海外藝遊，以及為何海外藝遊—

日期：2025/09/22 Mon.

時間：10:30 - 12:20

地點：北藝大戲劇學系
T107教室

自由入座

2025年10月4日

第二場分享會海報 @苗栗·惠風舞蹈工作室

【國藝會·海外藝遊專案】
黃郁晴「從台灣劇場到印尼穀倉——
在卡塞爾遇見全球南方以後」分享會

在印尼穀倉裡，企圖找尋失落的劇場精神？
舞步不只約定俗成，更是身體的重塑實踐。

46天，爪哇島上移動近4000公里
3座皇宮、6處古蹟寺廟、12座博物館/美術館、12個藝術
空間、12座劇場、2所藝術大學、4個文化聚落……

從宮廷到民間
既傳統又現代

爪哇島上舞蹈踏查

橫行的 的腳步

時間 | 地點
10/4(六)
3-5 PM
惠風舞蹈工作室
(苗栗市勵志街12巷1號)

Sub-Ordinal
黃郁晴 | 黃郁晴舞蹈